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西方哲学专题

# 时空表象何以可能是先天的

## ——论康德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质

王振林 胡朝都

〔摘 要〕康德认为时空表象是先验感性的先天形式，他对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论证分为一反一正两个论证，既包括对经验论者时空观的反面批评，又包括对时空性质的正面论证。康德的观点在当代面对着众多学者的批评。以康德哲学的整体性为基础，同时以康德哲学的先验层面和经验层面的区分为原则，对康德的论证以及学者们的反对意见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批评者的意见虽然重要，但是并不能切中康德论证的核心，康德的核心观点仍能得到有效辩护，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质依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康德；时空表象；先天性质 《纯粹理性批判》

〔收稿日期〕2019-03-23

〔DOI〕10.15939/j.jujss.2019.04.zx2

〔作者简介〕王振林，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哲学博士；胡朝都，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质在康德批判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是奠基性的，只有在论证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质的基础上，时空表象作为纯粹直观所具有的先验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才能得到证明，奠基于先验感性论之上的先验逻辑才能成立，先验唯心论这一哲学探索上的“哥白尼革命”作为挽救形而上学的试验才有立足之地。虽然康德对时空表象性质集中探究的文本《先验感性论》历来就受到康德学者们的重视，如杨一之先生认为“时空问题是康德哲学整个体系的钥匙之一”<sup>[1]24</sup>，齐良骥先生认为时间、空间的性质问题看起来是自然哲学的问题，但却是康德创建批判哲学的关键<sup>[2]37</sup>，韩水法先生认为《先验感性论》虽所占比例很小，却确定了《纯粹理性批判》认识全部进程的基础<sup>[3]21</sup>，塞巴斯蒂安·加德纳(Sebastian Gardner)认为“整个感性论成功的关键……在于试图证明空间先天性的那个虽然简短但却意味深长的段落”<sup>[4]101</sup>，等等。但是时空问题作为康德批判哲学中最难理解的部分之一，在当代遭受着众多学者的批评和反对，对康德及反对者的论证进行审视，对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而言，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 一、时空表象先天性质的反面论证

先天性是时空表象的重要性质，它构成了时空表象先验观念性的基础。什么是先天？在康德哲学中，先天与经验的意思相对，如果一种知识并非来源于经验，那么它就可以被称为先天的。就时空表象的性质而言，先天的意义更加严格，因为存在一些知识，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先天

的,然而实际却是从经验的普遍规则引申而来的,所以时空表象的先天性是严格意义上的“先天性”,即“绝对不依赖于一切经验”<sup>[5]27</sup>。在此意义上“先天”与《纯粹理性批判》书名的“纯粹”含义相同。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论证由一反一正两个论证构成,两个论证的关系在康德研究者那里并没有获得一致的意见:法伊欣格认为这两个论证相互独立;斯密和裴顿认为它们是同一个论证的两个步骤;法尔肯斯泰因认为这两个论证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构想因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论证;亨利·阿利森认为虽然两个论证相互独立,但是第二个论证对一个论证的内容有所补充。就康德时空观的发展过程而言,第一个论证在1770年的就职论文中就已经形成,第二个论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才首次出现,因此这两个论证的关系不仅对理解康德哲学本身至关重要,同时对理解康德思想的发展过程也有重要意义。

先验感性论中时空表象的第一个形而上学证明是反面论证,它以选言推理为前提:时空表象的来源要么是经验的,要么是先天的,如果从反面论证时空表象不是来源于经验的,那么它们就一定是先天的。对时空表象的性质,康德追问道“它们虽然只是事物的规定或者关系,但却是即便事物不被直观也仍然本来属于事物的规定或者关系吗?”<sup>[5]47</sup>康德追问的矛头对准的正是莱布尼兹的时空观,虽然莱布尼兹被称为唯理论者,但是其时空观却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sup>[6]138</sup>毫无疑问,第一个论证就是通过对莱布尼兹时空观的否定而确立时空表象的先天的性质,在程序上表现为先破后立。空间先天性质的反面论证可以被重构为三个步骤:第一,如果要使我们的感觉指向“我之外”的某物,那么必然要以空间表象作为前提;第二,如果要使我们的感觉指向“我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空间关系,那么必然要以空间表象作为前提;第三,因此外部经验只有以空间表象作为前提才有可能,空间表象不能来自外部经验。时间的第一个先天性论证可以被重构为三个步骤:第一,如果要表象相继或者同时,那么必然要以时间表象作为前提;第二,只有以时间表象作为基础,才能表象同时或者相继;第三,因此时间不是从经验中抽象而来的经验性概念。虽然康德的论证极为凝练,然而却很难理解,正如塞巴斯蒂安·加德纳所说“康德对空间先天性论证的成功不是这么简单易懂的”<sup>[4]101</sup>。

首先,有些学者认为康德的论证是同义反复。反对意见认为,“我之外”的术语与空间的意义相同,当使用“我之外”这样的术语和物与物的相互外在这样的论述时,本身就已经在使用空间概念<sup>[7]47</sup>,因此康德的论证是同义反复。时间的情况同样如此,因为相继和同时本来就是时间概念,所以康德的论证等于什么都没说。<sup>[6]137</sup>这种反对意见既没有注意到康德哲学术语的精微之处,又忽略了康德论证的整体背景,因此对康德论证的把握和反驳并不恰当。康德的哥白尼式思维方式变革的一个关键洞见就是,主体所能认识到的仅仅是被放到主体内部的东西,与先天相关的主观性是知识的客观性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这是“先验”概念的核心特征。正如韩水法先生所说“事实上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矛盾往往是由于不能正确区分康德哲学中各个部分的不同作用而引起来的,特别是不能区分康德哲学中的两种语言,即先验的语言和经验的语言而引起的……”<sup>[3]19</sup>如果没有注意到康德哲学术语中的经验层面和先验层面之区别,那么就会人为地制造出康德思想中的矛盾。驳斥这个意见的关键之处在于区分“我之外”这个术语在康德哲学中所具有的双重含义:经验意义上的“在我之外”,指的是“在空间中被直观到的东西”<sup>[5]340</sup>;先验意义上的“在我之外”,则是指时空之外的物自身,经验意义的“在我之外”却是先验意义上的“在我之内”。由于忽略了康德哲学先验层面和经验层面的区分,所以基于日常语言的反对意见对康德论证的反驳并不成功。

其次,有些学者从经验心理学出发反对康德的观点。盖耶尔认为,空间表象的获得不能排除人类在早期认识发展阶段发展出来的表象空间对象的能力,婴儿在摇篮中的时候就没有把它的摇

篮或者空的空间中的观念看成更大空间的一个部分，因此，“并不清楚能有什么哲学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它更像是认知心理学的问题”<sup>[8] 70</sup>。舒尔曼（J.G.Schurman）认为，表象相继和相继的表象不是一回事，前者包含的更多，如果不能知觉到相继的表象，那么就不能表象到相继，而要知觉到相继的表象，必须要靠回忆，因此“康德的论证是无效的”<sup>[9] 14</sup>。这种基于经验论立场的反对意见，刻意忽视了康德论证的先验立场。康德的论证从一开始就是在先验原则的立场之下探讨主体的认识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依赖于人类的生理性的大脑结构或者经验性的心理结构，而是基于哲学上的先验反思。康德哲学以休谟哲学的经验论原则作为其默认前提，即“通过归纳能够得到的无非是比较的普遍性，即广泛的适用性”<sup>[5] 98</sup>。虽然康德继承了休谟的经验论原则，但是康德开辟了与经验论相对的先验道路：既然严格的普遍性必定不能从经验中归纳而来，那么只有从先验立场出发才能为科学的必然性提供哲学辩护。就此而言，经验论者反驳这条论证所采取的经验立场恰恰是康德从根本上反对的理论目标。康德认为，“在经验中绝不可能有不隶属于时间条件的对象被给予我们”<sup>[5] 56</sup>，与之相应，在经验中也绝不可能有不隶属于空间条件的外部对象被给予我们。虽然经验论者一般认为，时空表象是从经验中抽象而来的概念，因此依照经验论的原则，时空表象并不具备普遍有效性，但是就连经验论者也无法否认，从经验中找不到不具备时空特征的经验内容，时空特征之于经验内容是绝对必然的，这恰恰与经验论者的基本原则是相互矛盾的。

还有一种解读意见认为康德论证的内容太多了。康德的论证结构是：为了把某物表象为在空间（时间）中的，那么空间（时间）表象必须被预设。帕森斯形式化了康德的论证结构，其公式为：为了把某物表象为X，X的表象必须被预设。通过对康德论证的形式进行改造，任何经验性的概念都可以通过这个公式被证明为先天的，例如，“为了把某物表象为红的，红的表象必须被预设，因此，红的表象是先天的”<sup>[7] 72</sup>。这个解读混淆了康德哲学的先验层面和经验层面，正如张慎先生所言“先验哲学或先验逻辑，其根本的出发点就在于将认识中的经验层面与先验层面明确的区分开来，认定先验层面是经验层面的认识的基础和前提”<sup>[10] 120</sup>。康德先验哲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将知识的经验层面和先验层面进行分离并且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先验条件，因此康德又将先验唯心论称为形式唯心论。作为知识先天来源的时间、空间和诸范畴与作为知识后天来源的质料并不具备对称性，先验的空间表象和经验性的空间关系同样如此。因此，批评者由于混淆了康德哲学的先验层面和经验层面，从而误解了空间表象和空间关系的关联。康德的第一条时空表象先天性的论证，并非在经验的层面上对时空表象进行陈述，而是为了论证空间表象是空间关系的必要条件进而是主体认识的必要条件。然而帕森斯认为康德的意思不过是空间关系预设了空间表象，因此在经验概念的形成机制的层面上从空间关系抽象出空间表象，空间表象就成了与空间关系同一类型的东西。对康德而言，空间表象既是空间中对象的必要条件，也是空间关系的必要条件，空间表象不能从后者抽象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虽然认为时空表象是先天的，但是他并不反对存在着经验性的时空概念。综观康德批判前后时期的文本，无论是《地球是否变老》《自然地理学课程》，还是《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人的种族的概念规定》，都表明康德也在日常经验的意义上使用时间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康德在其1798年出版的《实用人类学》中，在第15节到24节从经验的意义上探讨与外感官相对应的器官感官，指出触觉是直接感知空间的器官感官，视觉是间接感知空间的器官感官，内感官没有相应的器官感官，以内部直观为基础的内部感官就是主体被自身思想活动刺激时对所承受之事的一种意识。由此可见，康德从来没有忽略探讨时间、空间性质的经验维度，关键在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关心是从先验层面论证经验得以

可能的先验条件,经验层面的探讨不是康德在先验哲学的探讨中所关心的。更为关键的是,康德不仅不反对经验性时空概念的存在,而且还为经验性时空概念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先验基础,在第三条空间形而上学阐明和第四条时间形而上学阐明中,康德说明了一般的时间、空间概念是如何基于先验的时间、空间表象形成的。这充分说明先验层面上的时空观与经验论者的时空观是相容的,同时也恰恰说明康德真正关切的始终是从先验的层面上为知识的实在性提供哲学根据。始终囿于经验层面而无法进入经验何以可能的深层哲学根基是反对者误解康德思想的根本原因,就此而言,康德对时空性质的思考较之于经验论者的确更深一步。

## 二、时空表象先天性质的正面论证

时空表象的第二个形而上学阐明作为正面论证奠基于第一个形而上学阐明之上,两个阐明致力于论证同一个目标,但是两者又有所区别:第一个论证从消极的方面论证时空表象的起源是非经验性的,是对经验论者的时空观进行批判的反面论证,为“破”;第二个论证从积极的方面论证时空表象相对于时空中的对象是必然的,为“立”。因此,第二个论证更能体现康德的旨趣,它可以被重构如下:虽然可以设想将显象从时间(空间)中取消掉,但是不能设想取消掉时间(空间)自身。因此,时间(空间)是必不可少的先天表象。第二个论证同样饱受争议。

首先,第二个论证与康德哲学整体产生了冲突。康德在先验逻辑中反复强调空的时间和空的空间不可被感知,这也是经验的三个类比的论证前提:第一类比是实体的持久性原理,因为时间本身不可被感知,所以显象的持久性表现为实体,实体充当一切时间规定的基底,而变化 and 交互只有以实体为条件才能发生,同时作为范畴的实体只有通过时间化才能成为认识得以可能的先验原理;在第三类比中,康德认为空的时间和空的空间不是可能经验的对象,“我根本不想由此来反驳空洞的空间:因为空洞的空间可能总是存在于知觉根本达不到、因而没有同时存在的经验性知识发生的地方;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我们一切可能的经验来说都根本不是客体”<sup>[5]177</sup>。然而,在第二个论证中,康德却说,可以将显象从时间和空间中取消掉,时间和空间依然留存下来,这个依然留存下来的时间、空间究竟是什么,就是一个问题。

关于上述康德的思考,阿利森为康德辩护说,“一个更加有望成功的选项是,康德在进行一个思想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把现象从空间和时间那里取消掉”<sup>[6]44</sup>,然而,阿利森的辩护并不成功。且不说罗素对思想实验作为哲学论证的嘲笑,在康德之前,莱布尼兹和休谟已经就时空本性问题做过思想实验,却得出与康德截然相反的论断。休谟认为“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物质的真空和广袤,也不能想象一段没有任何真实存在物的持续或变化的时间”<sup>[11]49</sup>,莱布尼兹认同休谟的时空观,并说“我不相信有什么没有物质的空间”<sup>[12]39</sup>。因此,思想实验作为解读选项受到了斯密的断然拒绝,斯密认为这个论证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纯粹空间是有其被想象之可能,但它也能被想象为完全不存在的”<sup>[13]142</sup>,“所以康德的证明是以事实的虚伪陈述为其基础的”<sup>[13]143</sup>。进行同样的思想实验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说明哲学家的任何一条哲学论断,不能脱离其哲学整体进行孤立的理解,必须置于其哲学整体背景和哲学原则之下进行考察。在此解读原则下,赵敦华先生详细地证明了休谟的时间观与其哲学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sup>[14]</sup>就康德的论证而言,将显象取消掉之后,时间、空间依然留存下来,这个留存下来的东西就是作为纯粹直观的时间、空间,由于时空表象的直观性是第三条和第四条形而上学阐明的主要内容,就此可见第二个论证与《纯粹理性批判》的后文是相互印证的。另外,在“关于反思概念之歧义的附注”中,康德强调,时空表象作为纯粹直观不是认识对象,而是认识对象的形式条件,

他认为“没有实体的直观的纯然直观形式自身不是对象，而是对象（作为显象）的纯然形式的条件，例如纯粹空间和纯粹时间，它们虽然作为直观的形式是某物，但本身却不是直观的对象（想象的存在者）”<sup>[5]237</sup>。以上分析说明第二个论证与康德哲学整体是相互协调的。进一步说，第二个论证表明任何经验都必然被刻上时间、空间的印记，因此它又被有些学者称为时空表象的“必然性”论证。<sup>[15]59</sup>

其次，第二个论证面对一种常见的批评，即康德的论证是心理学的，如斯密认为这个论证“所说的先验性仍然是心理学性质而不是逻辑的性质的”<sup>[13]141</sup>，但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因为理性心理学作为解读选项一开始就可以被排除掉，它作为先验哲学的批判对象而构成了先验辩证论的主要内容之一。经验心理学作为解读选项也可以被排除掉：第一，“心理学对于知性的法规没有任何影响”<sup>[5]71</sup>；第二，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认为，“关于一定自然事物的一种纯粹的自然学说却惟有凭借数学才是可能的”<sup>[16]479</sup>，因为数学无法应用于内感官的显象及其规律，所以经验心理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与一种可以被本真地称为自然科学的地位保持更远的距离；第三，康德之所以写了两版《纯粹理性批判》，避免第一版先验演绎的心理学色彩是重要原因之一；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康德采用的论证标准是心理学的，那么时空表象的先天性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先天性就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斯密的解读等于一开始就断言了康德论证的失败。斯密虽然认为康德的论证是基于心理学的性质，但是否认这个论证是基于逻辑的。这个论断非常重要，它意味着直观要素并不具备逻辑性质。一般而言，与逻辑相对立的是非理性，然而康德扩大了理性的范围并细分了理性的层次。感性与逻辑都从属于广义的理性，感性作为非逻辑的认识要素与作为逻辑要素的知性共同构成知识的必要条件，同时，感性与知性在广义的理性范围之内又是类的区别，这种区别也构成康德反对莱布尼兹唯理论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这充分说明，理性和逻辑在康德那里并非同义。更重要的是，将时空表象的论证视为逻辑的与康德的先验哲学存在矛盾：第一，康德从来没有说过，在逻辑上时空是必然的，恰恰相反，康德认为“我们也没有必要把空间和时间中的直观方式限制在人的感性上”<sup>[5]67</sup>，基于理论的完备性，康德在逻辑上为其他直观形式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他认为直观除了以时空作为其形式之外，还有可能存在别的形式，比如理智直观，尽管这种直观形式不是属人的；第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先验演绎第27节中认为，“范畴在思维中并不受到感性直观的条件限制，而是有一个无边无际的领域，而唯有对我们所思维的东西，即对客体的规定，才需要直观”<sup>[5]122</sup>，这意味着知性的运用存在脱离感性直观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物自身概念的形成基础，物自身可思而不可知，如果空间和时间是逻辑上必然的，那么对于物自身的思维将何以可能？

将心理学和逻辑的解读方案排除之后，还有一种批评，即认识论的解读，这种解读极为普遍，文德尔班、阿利森、郑昕等大多数康德专家都赞成这种解读方案。事实上，时空表象的全部四个形而上学阐明就是为了论证时间、空间作为纯粹直观的本质属性，进而在先验阐明中论证它们何以可能是认识的先天条件。因此，重视这个论证的认识论意义，非常符合康德先验唯心论的理论目标，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在认识论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取消掉显象依然留存下来的时间、空间”问题，就容易发现第二个论证的关键：它的适用范围仅仅局限于显象，之所以不能把时间、空间取消掉，是因为时空表象是而且仅是显象的必要条件，进而为脱离了时空形式的物自身概念的可能性留下了理论空间，从而使康德哲学从自然的探讨过渡到道德的探讨成为可能。将这个论证视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并不能否认它的形而上学意义。因为康德将因果概念视为形而上学概念<sup>[16]258</sup>，又将综合判断的先天原理视为一般形而上学<sup>[16]556</sup>，因此，时间、空间的先

天性应被隶属于自然形而上学的名目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与传统词义并不相同,在哲学史中,形而上学一般与本体论同义,而康德将形而上学视为人类理性的内在禀赋,他认为“形而上学无非是一种关于我们认识的最初根据的哲学罢了”<sup>[17]284</sup>。就康德哲学的整体而言,康德是通过对认识能力的分析而达到重建形而上学的目的,其策略是通过建立自然的形而上学为道德的形而上学留下地盘,因此康德哲学的发展表现为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

### 三、对时空表象先天性质的进一步思考

康德虽然在先验感性论的前两条形而上学阐明中从反和正两个方面论证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质,但是他对建筑术的偏爱导致他的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误导性,塞巴斯蒂安·加德纳就认为:“康德对空间先天性论证的成功不是这么简单易懂的”<sup>[4]101</sup>。《纯粹理性批判》除了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质和常识存在冲突的观点以外,没有收录其他关于时空表象先天性质的文本,具体表现在三处:第一,“相似相等不对应物”作为康德对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论证,在康德的著作中一共出现过三次,却不见于《纯粹理性批判》;第二,康德时空表象的先天性借自牛顿的无对象的空间理论<sup>[3]40</sup>,并且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一书中康德对牛顿时空观的反对论证也非常详实,然而《纯粹理性批判》却没有对牛顿的时空理论进行反驳,这甚至导致了同情康德的裴顿的不解“在我们转到康德对于牛顿的讨论时……康德对这种可能性注意得太少,这是他的论证的一种弱点”<sup>[18]146</sup>;第三,综观康德批判时期的著作,康德探讨时间、空间的起源问题的文本不下三处,但是这些讨论同样没有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现。或许康德自信其形而上学阐明已经足以确立起时间、空间的先天性质,同时《纯粹理性批判》关心的主题是时空表象作为认识论的条件而非时间、空间自身,所以并没有将其他论据列入《纯粹理性批判》之中,但是康德学者对康德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表明,康德的论证并非如其所料那般乐观。其中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就是时空表象的形而上学阐明的意图问题,先验感性论的四条形而上学阐明并不是在探讨时空表象的起源问题,而是在探讨时空表象的性质问题。正如奥特弗利德·赫费所言“《批判》所探讨的是认识的有效性条件,而不是发生的条件。康德追问的不是客观性的起源,而是客观性的条件。”<sup>[19]35</sup>正是对这一点的误解,产生了康德哲学中的所谓“特兰德兰堡漏洞”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康德哲学的问题,而是批评者人为造出的问题。法伊欣格指出特兰德兰堡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后者混淆了空间的有效性问题和起源问题。<sup>[15]89</sup>因此,与其说先验感性论的四个形而上学阐明在探讨时间、空间是什么的问题,不如说是探讨时间、空间的性质是什么的问题。

上述学者误解康德的关键原因,在于对“先天”的理解不当。在蓝公武、郑昕、杨一之、齐良骥、邓晓芒、李秋零等学者的翻译和研究中,通常与“先天”对应的是拉丁文的 *a priori*,与“先验”对应的是德文的 *transzendental*,韦卓民将 *a priori* 译为“验前的”,邓晓芒虽然赞成韦卓民的译法,但出于约定俗成的考虑还是将其译作“先天的”,钱捷则沿用韦卓民的译法将 *a priori* 译为“验前的”。韦卓民先生采用“验前”一词翻译“先天”的原因极为重要,因为在康德的语境中,“先天”并无与生俱来、生而固有的意思。虽然学者一般都对“先天”概念入手去解释“先验”概念,如塞巴斯蒂安·加德纳指出了“先天”的三层含义<sup>[4]89</sup>,齐良骥先生从“先天”与“先验”的相似与对立的两个角度对两个概念的意义进行了辨析<sup>[2]26</sup>,但是先天性归根结底指的是非经验性。指明时空表象具有先天性,只能说明时空表象不能从经验中归纳而来,但是并不能说明时空表象是从何而来,因此时空表象的来源问题就是康德哲学中一个存而未决的问题。

时间、空间的来源是什么？时间、空间的性质虽然是先天的，却不是天赋的或生而固有的，而是从精神的自身活动中获得的。1770年，先验感性论已经初步建立，在此年发表的就职论文中，康德将时空表象视为感性的先天形式。对时空表象的起源问题，康德问道“似乎每一个人都会自动地产生一个问题：这两个概念是天赋的还是获得的”<sup>[17]415</sup>，回答是“这两个概念都毫无疑问是获得的……但却是从精神的活动中自身获得的”<sup>[17]415</sup>，其原因在于，“尽管后者（获得说）显然已遭到证明了的东西的反驳，但前者（天赋说）却由于为一种通过诉诸第一原因而宣布任何进步的研究都徒劳无用的懒汉哲学铺平了道路，而不可贸然容许。实际上，两个概念无疑都是获得的，尽管不是从对象的感官感知（因为感觉提供的是人的认识的质料，而不是形式）得出来的，但却是从精神的活动自身得出的，精神按照固定的规律排列其被感知者，就像是一幅不变的画，必须直观地认识。因为感觉激起了精神的这种活动，但并没有影响直观，这里天赋的无非是心灵的规律，心灵按照这种规律以一定的方式把自己从对象的在场感知到的东西统一起来”<sup>[17]415</sup>。虽然《纯粹理性批判》中并不见上述文字，并且康德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然而关于时空表象的起源问题，康德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在1790年的《论一个据说一切新的纯粹理性批判都由于一个更早的批判而变得多余的发现》一文中，康德再一次重申了他在就职论文中的立场“《批判》绝不允许任何天赋的或者生而具有的表象；一切表象，无论是属于直观的还是属于知性观念，它全部都假定它们是获得的”<sup>[20]223</sup>。

上述文本充分表明，康德对独断论的批判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中表现得尤为集中，但是在1770年就职论文的时空表象先天性质的论述中就已经开始了，“先天”在康德的哲学中从来就没有生来固有的意思。那么，时间、空间的产生机制是什么？是先验想象力的纯粹综合。在先验演绎的“直观中把握的综合”一节中，康德说道“这种把握的综合必须也是先天地、亦即就非经验性的表象而言实施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把握的综合，我们就会既不能先天地拥有空间的表象，也不能先天地有时间的表象；因为空间和时间的表象只能通过感性在其原始的接受性中呈现的杂多之综合才能产生”<sup>[16]71</sup>。这样一来，感性论和分析论就产生了表面上的矛盾：在感性论中时空表象作为先天直观似乎在综合作用之先已经被预先给定了，在分析论中时空表象却是由于先验想象力的纯粹综合而产生。齐良骥先生充分地证明这种矛盾并不存在：孤立地研究康德文本必然会人为地制造出不属于康德哲学的矛盾，感性论无非是为时空表象在分析论提供的一个可供其深入分析的基本场所，虽然康德将认识的能力划分为感性和知性，然而在认识中两者须臾不可分离。<sup>[2]26</sup>康德再三强调《纯粹理性批判》是一个整体正含有这方面的提醒。

综上所述，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质在康德哲学中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如果康德对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论证是不成功的，那么批判哲学就缺乏稳固的基础。虽然随着当代学者对康德论证的检验愈加深入，种种批评意见和辩护意见也更加广泛，但是学界普遍较为重视先天的非经验含义，往往忽略其非天赋含义。因此，重新检视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论证以及与其相关的先天来源，对于理解康德批判哲学的根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有些学者将时空表象的形而上学阐明视为康德探讨时空表象的来源问题的误解更加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时空表象的先天性，无论是其性质还是来源，都没有天赋或与生俱来之意，就此而言，韦卓民先生和齐良骥先生的解读意见极为精辟，然而在先人的研究基础上，研究还有待深入。这表现在，文德尔班认为“康德所谓的先天并不是指心理学上的特征，而是指认识论上的特征。它并不意味着在时间上先于经验，而是一种超越经验、不能为经验所证明的理性原则有效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不弄清楚这一点的人就没有希望理解康德”<sup>[21]732</sup>。这种逻辑在先的解读原则虽然被学界广泛接受，然而在事实上却回避了从时间角度进行解读的理论视角，只有同时理解——既理解为什么逻辑在先的解读原则可以理解康

德,又理解为什么时间在先的解读原则不能理解康德——两个不同的解读原则,才能对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解往其根基之处再推进一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论部分,康德认为“在时间上,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先行于经验,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sup>[5]26</sup>,“但是,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它们却并不因此都产生自经验”<sup>[5]26</sup>。这两句话恰恰对应于康德哲学中的形式和质料之分,时空表象作为感性的先天形式又为知性提供质料,可见时空表象处于形式和质料、感性和知性的二元划分的交叉点上。就此而言,康德哲学中的时空表象的先天性质依然留存着诸多问题,有待学界同仁深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杨一之 《康德黑格尔哲学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 [2] 齐良骥 《康德的知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3] 韩水法 《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 [4] 塞巴斯蒂安·加德纳 《康德与〈纯粹理性批判〉》,蒋明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 [5]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李秋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 [6] 亨利·E·阿利森 《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一种解读与辩护》,丁三东、陈虎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 [7] Paul, Guy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New York: 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8] 保罗·盖耶尔 《康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9] Shurman J. G. *Kant's Theory of the A Priori Forms of Sense: II. on behalf of Duke University Press Philosophical Review: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899. 8 (1).
- [10] 张慎 《德国古典哲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 [11] 大卫·休谟 《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 [12] 莱布尼兹、克拉克 《莱布尼兹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 [13] 康浦·斯密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 [14] 赵敦华 《休谟的经验论真的摆脱了矛盾吗》,《河北学刊》,2004年1期。
- [15] 王建军 《康德与直观》,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 [16]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 [17]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8] H·J·裴顿 《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纯粹理论批判〉上半部注释》,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 [19] 奥特弗里德·赫费 《现代哲学的基石——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郭大为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0]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21]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责任编辑:白 刚 由 阳]



led and coordinated the organization to operate efficiently. He pursued pragmatism , under which , the Soviet Union reached its potential to allocate the resources with high efficiency. The nuclear energy supply and industrial system was built quickly.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advancement of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developed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which made the glory for the Soviet Nuclear Program. So he was the real “Father of Soviet Atomic Bomb”.

**Keywords:** Lavrenty Pavlovich Bellia; Soviet Nuclear Program;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the atom bomb of the Soviet Union

### Rediscover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Aristotle’s Tragic Theory: From “Mercy” to “Remorse”

ZHU Lu-zi ( 159)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tragic drama is to edify pity and terror by arousing these emotions. There is no point arguing about the content of “κᾶθαρσις” if we cannot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se two emotions. First , translating “ἔλεος” into “mercy” was widely accepted in Chinese academia. However , it misunderstood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ἔλεος” that Aristotle originally intended to express. This translation seriously damaged the rigor and scientificity required by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academic work. What’s more , it obscured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tragedy theory that *Poetics* of Aristotle showed.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superficialness of the mainstream translation , we should replace “mercy” with “remorse”. On this basis , we can rediscover the unique meaning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Aristotle’s tragic theory.

**Keywords:** Aristotle; the *Poetics*; “ἔλεος”; tragic theory; “mercy”; “remorse”

### On the Priori Nature and Source of Kant’s Represen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Why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Possible to Be a Priori

WANG Zhen-lin , HU Chao-du ( 169)

**Abstract:** Kant believes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and time is a priori form of transcendental sensibility , and his congenital argument of space and time represent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arguments , i. e. the negative criticism of the empiricism’s view of space and time , and the positive argument of the nature of space and time. Because Kant’s argument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s extremely condensed , it is faced with the criticism from many scholars in the contemporary times. Based on the wholeness of Kant’s philosophy , and tak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ranscendental level and the empirical level of Kant’s philosophy as the principle , this paper examines Kant’s negative and positive argument , as well as the objections of some scholars. We find that critics’ opinions , though important , does not hit the point when attacking Kant’s argument and his core views can still be effectively justified. The innate nature of the space-time representation of Kant’s philosophy still deserves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Kan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priori natur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s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

LI Peng ( 177)

**Abstract:** Husserl’s phenomenology contains a wealth of reflections on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s , mainly in three aspects: the pure concepts and the impure concepts , the pure logic and impure logic , and the pure world and the impure world. Husserl’s thinking on the differences of ontology is in essence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ure and impure ontology. In a word , Husserl believes that the impure ontology is non-basic or unscientific , while the pure ontology is basic or scientific.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is to establish a kind of strict and scientific philosophical criterion and a moral and ethical model based on the critical analysis about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ure mind philosophy and the impure mind philosophy. But in fact ,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always takes one phenomenological attitude of interpenetration of purity and impurity.

**Keywords:** Husserl; Phenomenology; pure ontology; non-pure ontology ; ontological differences

### Wittgenstein on Objects Referred by Names

NIE Da-hai ( 186)

**Abstract:** Objec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ractatus*. Wittgenstein endowed the objects with an unique meaning ,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 of daily life and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philosophers. This makes the reading of